

星期評論

高良佐編

第二十五期

劉英士主幹

負責任的轉變

西曆國十七日合衆電：寇爾斯出版公司經理弗·宜爾：「余一向爲獨立派，星期六晚報（安保該公司出版品之一）亦然，但此項政策下週即將改變。我人已處於戰爭之中。我人今日之情形恰如游泳者已自跳板縱身躍起，而尚未至觸水之時，然此人已無法返回跳板之上。」云。

明明已自跳板縱身躍起，則其觸水僅是時間問題，此時若復從旁高呼「當心落水」，誰也知道沒有意義。中國人都能懂得負責任的言論應該先後一貫，却不曉得一貫到了相當階段，也應該隨機應變。立言之目的，本來在求發生效力，而此效力應於民族國家有益。在決策未定之時，少數派的堅持已見可使多數派慎重考慮，不走極端，不冒危險，自對民族國家有其貢獻。但是到了木已成舟之後，若復不顧大體，阻擋它的下水，則不但使自身干犯衆怒，且有誤導羣衆，促成分裂之可能。言論而致破壞團結，即於國家民族無益，復何貴乎先後一貫？

中國的新出版事業，歷史至少也有六七十年，然而直至今日，還像小孩兒學走一般，兩手不鬆脫離大人的拉扯。無論是在戰時或平時，我們的檢查制度沒有一日不伸一隻手來拉着我們前進後退或向左右轉。我們討厭這隻干涉的手，猶如學跑小兒並不怎樣感激他保姆的提攜一般。然而一塊一塊的天籟，一條一條的虛線，一個一個的交叉，却又無一不在反映着我們尚且缺乏脫手自行的能力。要是所有的送審稿件，至少在大節上都到了無可吹求的程度，我想沒有一個稍有創見的人願意擔任檢查員。一天到晚拿着一顆橡皮紙來逐張蓋印，你想多單調呢？大家認爲十分可惡的檢查制度，在今日中國，似乎還有它的必然存在與客觀條件。

我們是個尚文之國，士的地位向來站在農工商兵之前，而當編輯與撰述的士，似也未便認爲士之最低能者，然而事實勝於雄辯，這兩種士如今却在另一種「士」——「仕宦之士」——的提攜扶植之下，受限制與經營出所事業。爲什麼？我有兩種解釋：第一，就傳統上說，仕宦之士向來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均對當世負責；而任編輯與撰述的士，却只看重「藏諸名山，傳諸後世」，「立言」不對當世負責。他們相信「後世必有用我言者」，不合時宜反是一種可以自傲「美德」。因此，我們可說，中國的編輯與撰述之士，確實是在學習現代式的出版事業，在傳統上無所因襲。第二，就風氣上說，現代可寫作時論之人，個個都學革命先進與康打爲梁啓超等人物，而這一批前輩同業，當其左右與面之時，固無一個不是反抗統治階級與統治思想的人。誰學他們的榜樣，誰就不會怎樣尊重社會秩序，其必須受密切監視也固宜。

我們倘不認爲英美式的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我們先得透透那位博覽員雲氣色的弗特先生爲如何運用自由權利的導師。

(英)

星期評論社出版

重慶小龍坎家院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廿三日

南京圖書館藏

箭在弦上矣

希臘戰後，同盟軍退守蘇彝士一帶，羅斯福總統宣佈紅海為安全區域，准許美國船隻開往。德政府乃於五月十三日宣佈紅海為作戰區，凡經過該區之船隻，均有被水雷或其他軍事方式擊毀之虞。

到了十六日，羅斯福總統招待新聞記者，和這一批「孩子」大談歷史。他說：「美國軍艦過去曾參加一百零一次戰鬥，最後終使美國航路線暢通無阻」。又說：「美國為保持海洋自由之故，曾作兩次不宣之戰」。

我們期待希特勒對於這位漫談美國海軍史專者之答覆。

亡國奴說大話

據黎世十二日合衆電，德國廣播稱：「柏里曼曾對記者說，謝法國海軍國庫準日保護西非洲，對抗美國。如美國一旦參戰，全歐各國應一致紛紛，組織共同防線，以抵抗此非歐洲國家之侵入。柏里曼稱：法國應速食這法律，將由軍隊護送。據柏里曼稱，德荷兩國應速知美國駐法大使李海，請局勢甚為嚴重，法國不欲永受英國封鎖之苦」。

在廣遠森林一幕悲劇演出不到一年之後，法國已有能說這樣大話的人，不能不說法國國民取得天獨厚！可是這一個「非歐洲國家之侵入」，早有先例；而「全歐各國」四字，如今亦無任何意義。我不懂得法國海軍現在既已這樣勇敢，

當初為什麼不能使其祖國免於危險？
譯云：「國之將亡，必有妖孽」。法蘭西有這一輩妖孽，我們何能盼望它在不久的將來，仍為大國？

自作孽的法國

自從巴爾幹戰爭結束以後，希特勒為了預防美國參戰，願意對法讓步，引誘法國採取不利於其昔日同盟之步驟，而法國政界則想短視，貪圖眼前好處，於德法之間，最近竟有化敵為友之趨勢。本月十五日，貝當且向全國廣播，「對於迄今為止之法德談判結果，表示贊許，並願將全國「遺囑」人之後，勿存絲毫懷疑之心」。

據國際社十四日維琪電，「德方允許法國恢復其大國之地位，以為法方忠實合作之交換條件」。貝當之所以以後軟化，大概就是為了想即儼然為一大國之首而已。然此目的能否達達到達，此時殊難預言。在大西洋之彼岸，有一巨人魏爾維琪，跳過維琪，直接向希特勒呈遞了靈魂的法國西人呼籲：「荷前法國人民將接受任何所謂合作之協定，誠為不可思議。是類協定名為合作，實即為法國與希特勒之國家成立同盟之謂。美國人民不能相信法國現政府甘受利用，自動加入同盟」。

美國的輿論，業已成熟，所以羅斯福呼籲辭後帶着極端嚴肅的警告：「此項同盟之計劃，將威脅西半球之和平與安全。法國如參加同盟則法國及其殖民地，包括法屬非洲及其大西洋海岸，均將助長對西半球之威脅」。他的意思

是說，美國為了保護西半球的和平與安全，將與與德同盟之法國為敵。

羅斯福之對法讓步，不啻放了一個緊急警報，且已開始行動。在其發言之時，已下令將美港口內之法商輪船加以嚴密監視。

普通紀人之被殺，只吃一刀。不幸的法國西人，在受屠戮以容讓導之下，似乎將吃兩刀！

魏剛在摩洛哥

華盛頓十六日國際電：「茲有百更多人離此前往法屬摩洛哥，監督美國同法之恢復工作；美政府已與魏剛成立秘密協定，恢復美國與摩洛哥之正常商務關係云」。

我不敢不承認這是一項可惡的新聞，但很希望法國真有這樣一個肯替維琪之府而做事的偉人。

評論的立場問題

德國中央社當頭抽絲，於五月十日親筆來式戰鬥機一架，逃奔英國，晚十一時二十分利用降落傘，降落在蘇格蘭某處，被德軍領袖公爵之田地，傷其足，為一農民所發現，扶入家中，其後即被官方送入醫院。

十三日下院開會時，各議員紛紛起立出奔來英事提出詢問，但首相邱吉爾並不願作表示。最後他說：「世界之事，常有出乎意料之外者，此事實為一例」。聽來似具矢發之。

在中國方面，有些聰明的評論家說：此係個人行動，無關大局。這當然是把邱吉爾當作精神衝了。依此觀點，我們可不歡迎松岡來奔。

夏完淳家庭中幾位女詩人

汪辟疆

不瑣春色遠 卜宅到江潭
空谷傳三隱 名詞突二南
古風知少女 門草佩宜男
遺憶大姑處 天花動草菴

——偶與昭南女弟談懷刑隱女兒——

上面這一首詩，是三十年前一位青年抗戰的民族文藝家夏完淳烈士作的。烈士以爲才過頭的女黨天才，親見異族入主中國，而且暴虐經過的地方，蕪深焚殺，慘無人道，凡是稍有血性的男子，沒有一個不是切齒痛恨；他承繼了他的父親——夏允彝——未竟的遺志，內心裏燃着憤怒的火炬，起而和殘暴的異族作殊死戰。他十六歲起兵，十七歲戰敗被捕，罵賊不屈，最後竟作了壯烈的犧牲。在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上，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和他相比。他一生的事跡和他的文藝作品，我曾寫了一篇詳細的評傳，在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時事新報的學燈上發表過，這裏不必再說。

夏家一門忠義，同時也是一門風雅。留心明末清初的歷史的人們，誰都知道夏完淳的文章節義，是震盪古今的；尤其是夏完淳以這樣短促的年齡，竟做出了這樣驚天動地的事業，而且文學天才又那樣高，更是叫人驚異。但是夏氏一門之內，除了夏允彝夏之旭和完淳以外，還有完淳的生母和他的兩位姊妹，都是絕世聰明擅長文學的女詩人。談到他的姊妹夏淑吉，不但是天才文人，而且她一生俠義的行爲，可歌可泣，簡直和她的弟弟的成就，沒有兩樣。他的母親陳太夫人和他最小的妹妹夏惠吉，事實雖不甚詳悉，但她們都有詩歌流傳人口。我們要想知道夏完淳，同時要知道夏氏的家庭和他的文學環境，自然對於這一羣女詩人，不能不加以深切的注意和認識。

夏完淳的父親夏允彝，是於順治二年八月嘉定城破了以後，痛心如

難，自沈於吳淞江的墳地。明唐王諱他爲「文忠」。文忠公有兩位夫人：一爲王氏，一爲陳氏。陳氏大約是他的侍妾。文忠公共有子女四人：子就是完淳，是陳夫人所生；長女名淑吉，字美南；次女名字無考。據完淳的內史集，有題顧子韶大妹倩一詩，題下有自注一行，說「家妹早沒」，我們可知完淳尚有一妹，許配顧子韶，是未嫁早死了。最小妹名惠吉，字昭南。上面詩內所說的「名詞美二南」就是指她們兩人。至於詩內所說的「三隱」，則因她們遭遇國難家難以後，到處流轉，都有鼠跡空山隱姓埋名的意思，所以美南改字荆隱；昭南改字蘭隱；完淳也就改號小隱了。「三隱」的由來，就是如此。至美南昭南姊妹，是否和完淳同母，或有爲王夫人所出者，記載無考，現在無從斷定。但是據完淳和他們往來詩歌裏面詞意可表現，我們確實知道他們姊妹，始終友愛，真是極天倫之樂事的！

我今就我所考得關於這幾個女詩人的事實和詩歌，分別寫在下面。

一 王太夫人

夏完淳的嫡母王太夫人，事實最少見。據完淳「與李舒章求寬侯氏書」，裏面有涉及他自己家裏的話，說：「家慈之髮雲既脫」。又「獄中上母書」也說：「慈君託迹於空門，生母寄生於別姓」。又說「慈君託之義融女兒，生母託之昭南女弟」。這裏所說的「家慈」與「慈君」，當然是指他的嫡母；而且從這幾句話裏面，可以知道自文忠公自沈殉國以後，他的嫡母是已削髮爲尼，早依他的姊妹夏美南去了！又「獄中上母書」，也有涉及他的嫡母生平一節，很可推測王太夫人的慈愛和名聞。他說：「慈君撫乾孤遺，教禮習詩，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難；大恩未酬，令人痛絕」。照這幾句話看來，更可曉得王太夫人是一位博通經史的賢明婦人。完淳一生的學問，文

命，他嫡母盡了教導課讀的責任。完淳在五歲的時候，陳眉公說他：「勝上下論語，老儒弗能及」。又眉公夏童子讀也說「譚經義，五歲兒」。從此也可斷定他的庭訓之訓，不僅僅是背誦經文，而且且明瞭其詞義的。至王太夫人撫完淳知已出，我們不必多找證據，只要從上面這幾句話，就可以想像得到。

二 陸太夫人

完淳的生母陸太夫人，事實也同他的嫡母一樣的難考，但她幸有追悼一詩，流傳人口；這雖算極可珍貴的材料。她的姓氏，本來就有兩說，一為陸姓；一為甯氏。嘉慶年間莊師洛所刻的夏節愍公集，在附錄內收入追悼一詩，下面注明「考功侍妾陸氏」，底下又有小注：「一作甯氏」四字。我早年在開封取得一部康熙舊抄本，夏內史集，最後亦附存這一首詩，但只題「考功侍妾陸氏」六字，沒有「一作甯氏」的小注。後來見巴陵方氏碧琳館藏一舊抄本亦同。故我重編夏內史集時，依據舊抄本，只題陸氏，而別為說明於卷末附錄中。文忠公殉難以後，王太夫人已削髮為尼，陸太夫人乃別居戚家，故完淳上母齊說：「生母寄居於別姓」。她是否依他的姊姊夏美南在龍江之東園廣寒亭，却未敢臆斷。但完淳臨難之前說：「生母託之昭南女弟」，據此可知完淳殉國以後，陸太夫人跟了昭南去度她寂寞的生活，這却確有可證。今將她在家人亡後所作的追悼一詩，寫在下面。我們在三百年後讀之，很可以看出她當時的悲苦心緒了！

錦瑟蒼涼憶舊踪 芳年行樂太匆匆
焚香讀史圖青節 得月樓臺笑語通
人並玉壺那整裏 才分彩筆黛螺中
祇餘那表魂歸去 夜夜星辰夜夜風

——追悼——

三 夏淑吉

完淳的姊姊夏美南，名號最多：她本名淑吉，字美南；家姓後改字

荆隱，結廬在松江小崑山西北里許的曹家龍江園，又改號龍隱；最後，她的兒子侯榮死了，她乃削髮為尼，法名叫神一。朱彝尊的明詩綜遂用神一的名字，編入「女冠」一類。在完淳獄中上母齊裏又說：「君託之護世女兒」。是淑吉又曾名護世。這些都有前人載記和方志可考。

這位女詩人一生的遭際，真可說是極人世的艱苦了！她嫁給嘉定侯洵，是在明崇禎八年，那時夏完淳不過五歲。侯洵是一位風神秀朗文采翩翩的佳公子；她又是一個大家國秀，而且文學的天才，並不在完淳下。在她初到侯家的那幾年，她們閨房唱和之樂，總算是她最幸運的時期。她在崇禎十年生了一子，這就是侯榮；侯榮字武功，聰明絕世，有神童之譽，夏完淳很愛他，許為將來大器。但是不到幾年，她的丈夫侯洵死了，她的年齡，剛剛二十一歲。以這樣一個青年才女，度着這樣憔悴無情的寡居生活，她內心裏的悲苦，自不必說。所幸她還有這樣一個「寄馨兒」在她左右，她也就能安心撫孤守節。自己課讀她兒子，餘閒的功夫，也常吟詩消遣。我今把她遺時所作的悼亡一詩，寫了出來；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一位女詩人的悲苦心緒了！

蕭瑟寒元夜 幽室起微涼
香篝念君子 沉痛迫中腸
香徹日以香 翰墨猶芬芳
靈幃空蕭條 寶鏡真荒唐
暮聲百憂集 泣涕不成章

上帝給她的厄運，就其這樣可了結她嗎？不，不，還有更艱難更困苦的環境，重重地壓在她的背上，使她不能不忍受着擔負着，以盡她人生應盡的責任！在崇禎十七年的三月，崇禎帝益死在煤山，接着就是順治二年，滿洲的大兵南下；霸王走死；唐王聿鍵在福州撐持着殘破的半壁山河。在這一兩年中，許多的仁人志士不忍見上國衣冠淪於異族，到處招兵買馬，佔據城池，去作那抗戰殺敵的工作，在順治二年七月，侯洵的伯父侯嗣曾因守嘉定，城破兵敗，嗣曾走到向家廟，辭別了祖宗，同了他兩個兒子侯演侯潔同日赴水殉國；還有嗣曾的小女兒，嫁

給太學生金德開者，恰好歸客在家，也隨了她的父兄去與波臣爲伍了！到了順治四年的五月，夏淑吉的公公侯岐曾——嗣曾的胞弟——又因爲藏匿通民族抗敵英雄陳子龍，也在嘉定被捕，最後竟作了壯烈的犧牲。岐曾的老母與太夫人，年登大耋，也在岐曾被捕後幾日，投水自盡；岐曾的妾劉氏，亦隨同太夫人赴水死了！這嗣曾的幼子侯澐亡命在外，清湖的官吏指名追捕甚急，侯澐的胞弟侯泓——後改名源——挺身替他的哥哥侯澐入獄，後來雖然釋放，但侯泓的夫人孫氏在這時已經客死在上海；侯澐又死在杭州藏隱寺的陶裏。侯家的一門忠義，和夏家正沒有兩樣。在這樣的國難家難重取的時候，却把這一位天才女詩人夏淑吉煎得苦了！

當崇禎國變以後，淑吉的父親文忠公因爲往來史可法的軍中，作恢復國土的運動，棲止無定，就在松江小崑山西北曹溪——俗名曹溪——的附近，蓋了幾間房子，安住家小，自己有時也來這裏避居過。後來侯家又，兄弟先後殉國，文忠公感着朋友們都已成仁，他又自沈於松楸——地名紫堤。這時侯夏四家，自從經過了這樣大變，兩家在松江嘉定定的老屋，早已變爲瓦礫場所；而且家破人亡，自然是到處逃難，更無回到故宅的可能。夏淑吉也在曹溪離江間蓋了數間草草的房舍，不知什麼時候，她也同她的兒子避居在此。她侯家的長輩和她的幾個堂兄弟，都先後壯烈殉國，一家所留下的人只有婦孺。這時候，侯澐的夫人姚媽俞女士，侯澐的夫人魏女士，和侯澐尚未婚妻盛韞貞女士，都先後來依淑吉同居，她的嫡母王太夫人也在這裏居住。夏完淳與李靜軍求寬侯氏內所說的「家慈之靈靈既脫，四寡同居」，就是指這幾個人。她們和淑吉同居於此，相依爲命，有時互爲唱和。我們從她們留下來的詩句讀之，似乎也不能解除她們沈哀的苦悶，大約是因內心上的創痕太深吧！

淑吉既然住在曹溪離江間的新屋，而她又先後遷了她的嫂嫂和弟媳們來消避無聊的歲月。這裏或是清初初年松江有名的重園戲臺亭。淑吉在這時候，本來可以度着她安閒的歲月，以了此劫後餘生。但是她的天性是快義的，感情是熱烈的，既抱了一腔同情同愛，又眼見國難

是這樣，家難是這樣，她便不肯輕輕地拋棄她的責任；她只有靠着她那渺小的能力，擔當這一家善後的一切重任。因此她始終就不會安閒過。順治四年五月，魏太夫人和她的庶姑都投水自盡，她在曹溪聽到噩耗，親自在半夜裏雇船，連夜趕到出事的地點，買棺收斂。她又將她庶姑的屍首昇置到祖塋旁邊，暗中安葬妥帖。一面又派人到松江，畫行夜伏，去尋覓她公公的屍首，結果也被她尋找着，都安葬好了。不久，她的夫弟侯泓歸獄，侯泓的夫人孫儼齋死在上海。她在這時候已經把隨身的細軟和金錢，都已用盡；她又設法告貸戚友，趕到上海去料理她弟婦的喪事；并且將她的侄兒侯榮抱回來，親自撫養。這些都是很艱難危險的快義行爲。在那樣禁網森嚴的時期，尋常的男子都不能去担當這樣的任務，何況女子？

淑吉處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毫不放棄她的責任，她把侯家所有善後的事都已辦好，又接了她的老姑金太夫人來歲寒亭。所以太倉州志也說：「曹溪離江間之東園戲臺亭，侯夏兩家葬命，賴以棲止」。這就可以證明當時淑吉苦悶情形。

在順治十年，夏淑吉又遭過了一件最大不幸的事，就是她的愛子侯武功不幸短命死了！這一來，淑吉的悲痛的境遇，真非人所能忍受！她只有長嘆長嘆的說：「我這幾年內，我身上可三百六十付節，本來就早交付了太空，我今後還有什麼繫戀呢！」淑吉從此別髮爲尼，但仍終待奉她的金太夫人；至康熙元年壬寅，她也長辭人世了！她的以終身終身終身事她，未嘗和離開。及淑吉死了，魏白乃就她平生高行，一一詳細的記載，寫了一篇神一傳。

淑吉詩才清綺，積稿很多。據太倉州志：有虞翻詩集行世，但現在都早已以亡無遺了！我早從各方搜集；在朱林詩集詩話，得其悼亡詩一首；在曹溪離江的婦人集補，得其閨心和悼孫儼齋詩一首；在莊師洛所刻夏仰德集附存，得其先考功忌日詩三首。此外，還從清初的總集和筆記內，抄出淑吉詩若干首，收入我所編的「夏內史集」和「不敢忘錄」的裏面。這兩部舊稿都已先後散失，無從覓得。今特將我手下所存的上七首——悼亡詩已見前——併寫在這裏，願讀者自己

去欣賞吧！

碧天明月影瀟瀟
翠袖輕寒香露滋
海內風塵勞客夢
江東羅綺擅文辭
頻驚桂棹過前渚
時望花翎立小旗
子夜明燈猶未寤
魚箋珍玩感婚詩

——閩思——

憶昔于歸執紼時
郎家聲譽擅江東
願雍白叶房中樂
散朗仍歸林下風
日暖畫樓形管麗
春深珠箔露關通
綵雲散後空憑弔
野哭荒郊恨幾重

——孫儼齋於丁亥家難爲賦一詩——

輕生一訣答君恩
伯道無兒總莫論
不忍迴腸思昨歲
榜嚴明誦一招魂（其一）
翻疑愛重惱人天
子女殺微亦可憐
拜獻九京無一語
花香解脫已經年（其二）
望繁安危一代尊
天涯多士苦盈門
邱山零落無人過
夜月烏啼自斷魂（其三）

論 浪 漫 精 神

最近在五卷十二期的「今日評論」上讀到吳保安先生的「第三期的浪漫時代」一文，心中發生很多感想。吳先生在中國歷史上找出了兩個浪漫時代：第一是從春秋末葉到漢武帝時候；第二是從南北朝以迄隋唐統一這一段。這兩個時代的特徵，便是瀟灑着一種：「積極的，創造的，熱中的，宗教的，超現實的，非傳統而勇往邁進的，生氣蓬勃的，」如「火之始然而泉之始涸」的精神。這種精神便是浪漫精神。有了它，中國歷史遂能由分裂進到統一的局面。有了它，漢唐的武功文治纔能夠垂古傑今。現在使應當是第三期的浪漫時代。這篇文章

——先考功忌日三首——

人生曠散本浮蕩
回首蒼茫感昔遊
曉露未晞花力重
午陰欲定鳥聲幽
聞香小坐忘塵世
步月清言掃舊愁
梅影橫斜似似畫
殘英滿地有誰收

——憶王菴舊遊寄再生——

在上面所寫的淑吉詩，雖然一鱗半爪，很可以看出她一生整個的遭遇；閩思一首，是她最快意時候的心境，大約作於侯洵尚在的時期；悼亡一首和先考功忌日三首，是她最不幸時候的心境，同時也是家難國難最嚴重的反映。古人所說的「詩窮而後工」的話，就很可證明。她人生到了這種境遇，又確有不能已於言而苦悶；詩到了不得已而作，自然賦真。寄再生一首，大約是她最晚的作品，細玩她這一首詩感，只有俯仰今昔之感，殊無沉痛的話。凡人生歷盡艱苦，世味遍嘗，一到晚年，自然歸到平淡。這一首詩不能動人的地方，也是爲此。淑吉的全集不能再得，即就這寥寥幾首詩中仔細讀之，不難看到這位女詩人的整個心坎。曹丹甫說：「淑吉詩句清綺，豈特君家大哀一賦獨擅才子耶？」他說淑吉詩才不在完淳下，這確是可信的話。（未完）

劉綬松

的啟後很沉痛地指出：「如果中國要免於滅亡，我們非要有第三期的浪漫時代不可。這第三期的浪漫時代並非全不可能，我們已從近年歷史看出一點漢唐精神的重現來了。」這種對於歷史的看法是否完全正確，我們的時代與漢唐時代是否有着本質上的差異，第三期的浪漫時代怎樣才可實現，其與第一二期的浪漫時代不同在那裏——這些都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我只覺得吳先生最後提出的呼籲，非常合理，值得我們加以同情的考慮。下面且說說我個人的觀感。

抗戰到今天，已經快滿四年了。在這四年當中，我們失去了多少的重要城市，又有多少的城市遭了敵寇的破壞，我們忍受了多少的艱難困苦。然而我們還能打下去，還有勇氣在血泊中與敵人拚一個你死我活，而且在我們的前面，顯露着光明燦爛的希望，其原因不僅在於我們有長槍大砲，不僅在於我們有取之不盡的資源，更不在於我們有友邦的幫助，而最要緊的，是在於我們有着澎湃澎湃的民氣。有了這種民氣，我們纔能以一個武備落後的國家，抵抗外來的兇猛的敵人；有了這種民氣，我們纔能有這四年來最光榮最奮鬥的歷史；有了這種民氣，我們纔能夠於千變萬化的國際局勢之下，沉着勇毅，以不慮萬變。而且，正因為有了這種民氣，我們纔能夠忍受一切艱辛痛苦，把眼光投向光輝的未來去。總之，我們之所以能夠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完全是因為我們有着這種可寶貴的民氣。而這種民氣，就是我們所稱的浪漫精神。

但是，當着現在，抗戰快滿四個足年的今日，我們既國內外的情勢，內心即不免有一點鬱鬱交乘。喜的是黑暗雖濃，但曙光已至；懼的是大家而熱情逐漸低落了，我們是否有力氣，有勇氣經過這最後的一關。

我說大家熱情的低落，指的不是在前方以血肉全尺寸之地，或在後方埋頭流汗，努力生產建設的戰士；而是瀰漫在後方的苟安，奢靡，頹唐和投機取巧的氣習。這種氣習最深刻的是一部分受過高等教育，讀破萬卷書，可以爲民表率的人。這種人在抗戰初起時，原是奮不顧身，想在這一次的空前大戰中做一點驚天動地的事業出來的。可是，時過境遷，抗戰帶來的一份艱苦生活，漸漸地冷卻了他們心頭的熱情，於是到處鑽營，以求昇官發財；改做投機生意，以求腰纏十萬貫者有之。從前那種可歌可泣的生活，在他們的回憶中只成一場幻夢，甚至於是一場可笑而幻夢。這種對國家民族的熱情之低落，換言之，就是戰時浪漫精神之喪失，實在是抗戰前途的隱憂。如果我們不諱疾忌醫，是應該將這種不好的現象指出來。

前不久，我從郊外到城內去，偶然遇見了幾位闊別已久的老朋友。

就在這幾位老朋友的身上，我看出了他們絕大的變化。這幾位朋友之中，有一位是學工的，不用說，他對中國的新興工業曾經抱着極大的野心。另外兩位是學政治和文學的，在他們的腦海中也曾描繪過其絢爛的未來。圖畫。而且，這幾位，當華北的政權開始被敵人染指的時候，都曾拋棄過書本，在天安門外接受過水腫的沖擊和火刀刀砍打。學工的一位還因爲這一次的壯舉，扔掉了他一個有着漢奸父親的如花似玉的愛人（這是一個多麼富有浪漫色彩，可歌可泣的故事！）。這種意氣，這種不顧個人利害的精神，曾經有多少次使我們感動得流下淚來。在淚光中我們看出了中華民族的光明的前途。

然而這一次再會見，卻予了我一個絕大的驚異和悲哀。這三位現今竟在陪都的一條繁華街道上合辦起一個紙烟公司來了。而他們却是三位那聰明強幹，善於什一（百？）之利的股東老闆呢！

這還我舉一個例吧。在後方辦理兵役的一位朋友，昨天也寫封信來，說是平來稍（！）有積蓄，預備娶一位太太，買一點產業，在天府之國成家立業。誰要是接這封信，大概是會啼笑皆非的。但不幸之至，我們現在却多的是這一類使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有人說：青年人是進取的，富於熱情的；而中年人則是保守的，比較理智的。由進取到保守，由熱情到理智，與其說是一種退化，毋寧說是一種進步。這種說法，從某一點上看來，確是無可非議的。但晶瑩的理智是離不開透徹的熱情的，離開了熱情而理智只成冷冰冰的斤斤於個人利害的打算，忘卻了國家民族，對着殘山剩水而吃齋念佛，歡笑自若，那只是一種可怕的墮落。這種墮落，促其成者固是這前那種最不利於知識份子對政與經濟政策，而種其因者則爲個人熱情，亦即浪漫精神的消沉。至其結果則近之則乎國家之興亡，遠之且將影響及於民族文化的前途。這並不是過分的誇張，在歷史上是可以找得到例證的。

晉寧東渡，過江名士目睹宗國殘破，尙多一種矯厲向上，憤慨激揚的浪漫精神。隨手翻開「世說新語」，便見兩則：

過江諸人每至晝日，輒相邀新亭，藉開飲宴。周侯中坐而歎

曰：「風景不殊，正自有河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王丞相終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憔悴，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覺日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這是渡江後不久的事。這時候，青衣竹酒尚舊狀尚在目前，而過江以來，大家又都有些香悽故土之思，自然形成了一種「戮力王室，克復神州」的思願。有了這種思想，然後纔有那種「聞雞起舞」和「擊楫渡江」的縱橫淩厲的精神。這種精神，果能持之以恆，永保不替，則進而光復舊物，將不是一件難事。可惜的是，江東之興味太鮮美，身嘗其味者遂在驚飛草長的地方流連忘返，而忘卻了中原的風沙，和喘息在胡人鐵蹄之下的故土父老丁。於是上焉者登山臨水，竟日不歸，談玄說禪，娓娓不倦；而下焉者則逢迎取巧，貪戀權勢，甚至在小朝廷裏動起干戈來。這樣一來，晉室就永遠偏安下去，而大河南北也就數百年不見天日！

趙宋南渡的情形亦復如此。初到臨安時，朝氣尚存，是以朝野上下尚能講求恢復，有一種勇往直前的精神。但這種精神後來漸漸衰替了。士大夫途賜酒酌，填詞的填詞，以洩其胸中憤懣抑鬱之氣。

美國的責任

自從希特勒結束了巴爾幹半島的戰爭，一方面謀劃進攻直布羅陀以冀封鎖地中海西端門戶，另一方面則在非亞兩洲積極進行攻蘇聯土運河的策略，希望消滅地中海區域英美的整個勢力，於是地中海的爭奪戰，便急急轉直下之勢。這無疑地給與蘇日一個絕好的機會來實現她的南進之野心。在這種情形下，美國不出來直接干涉，恐怕很難挽救民主國家的厄運。

到了現在，美國總該了解自己對於世界文明的職責，而這種職責，決不是沒有直接的行動所能濟事的。美國宜言援助希臘，但在接濟商

而有的則竟打坐求禪，講求「格物致知」的道理，將自己關在一個專用想像所造成的小天地中，忘却黃龍尚有未歸之魂，大河南北還有錦繡山河。這還是其工焉費，至於一般人則「若憂富，行在賣的斷」，在臨安人做生意，發財「國難財」來了。於是元兵一到，降的降，逃的逃，死的死，而讓外族統治中朝者，亦達百年之久。

這種傷心史是寫不完呵。造成這種傷心史的原因，不是沒有堅甲利兵，不是沒有謀臣武士，更不是外來的勢力太強盛。最基本的原由只有一個，那就是積極的，創造的，勇往邁進的，生氣蓬勃的浪漫精神之喪失。沒有這種精神，於是可以用國賊居奇，投機取巧；可以盡食貧污，圖飽私囊；可以植黨營私，割據稱雄；可以身為傀儡，恬不知恥；可以……總之，沒有廣博的為公的熱情，而只有狹隘的自私自利的小機智，這種風氣如果一普遍，就會亡國滅種而有餘。

第五年代的抗戰，無疑地將是一個更加艱苦的場面。能否担當而且打破這種局面呢，這就全看我們是否還有一股瀟灑澎湃的浪漫精神！有了這種精神，我們不徒可以衝過萬萬的難關，而且限着來而還必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偉大而璀璨的文化。「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我們大概不會，也不應當，讓我們的子孫再讀一段傷心史吧！

史國綱

未到達之前，希臘或無不支持希特勒的抗戰；美國把大量的軍需品運往英國，但據說有一個部分竟在大西洋途中沉沒。從這兩點上面，就可以看出不敵此的行動，效果甚微。

第一次大戰的勝利是美國的勝利，這是一個公認的事實。假使那時美國也祇通過一個援助民主國家的法案，而不派遣英美的戰士到西戰場去，則就很難得到同樣的結果。目前的形勢，民主國的處境遠比上次艱難，決不是間接的行動所能解救的。這樣說來，美國這不應該直接參加，和其他民主國並肩作戰嗎？

在現階段中，美國向參戰至少已由可能與不可能的爭論變成爲一個遲早的問題。不過美國究在何處作戰，總能得到最大的成就，却很難得檢討。我們知道，當今有兩個反侵略戰爭在進行着：一個在歐洲；另一個在亞洲。到底美國應該在歐洲作戰，立刻幫助英國擊潰橫行大陸的希特勒；還是在亞洲方面對日作戰，先剷除東亞的侵略勢力呢？

英國獲失了希臘戰場之後，大路上已經沒有立足之地。區區的直布羅陀，決不能夠作爲進攻德國的根據地。至於北非的戰場，從整個的局勢看來，並不是最重要的。即使英國能把德義聯軍全部逐出，也不能損害德國本身的力量。而蘇彝士運河自開戰以後便失掉了英帝國間運輸要道的地位，如若德國把它佔領下來，除對英帝國的威信和士氣給與巨大的打擊外，其他也沒有什麼非常感。德國決不能在短時期內就可控制紅海或直接威脅南非聯邦。蘇彝士之失，反而可使英國調出一大部份的海軍來在大西洋上應付德國的潛艇攻擊。近東方面，因爲蘇聯的關係，德國不得不小心從事，不見得有大規模的舉動；從那兒窺視印度，更不是實際上容易辦到的事。因此，在北非和近東，就算英國完全失敗了，對於整個的戰局，恐怕沒有決定性的影響。

最重要的還是英德三島，假使德國不能加以佔領，則不論在其他區域得到怎樣的勝利，決無法以結束這次歐戰。事實告訴我們，由於英國海空軍的實力，已往已經破壞了敵軍德軍入侵的企圖。美國供給英國飛機之後，英空軍的力量，更加增強。有了這種防禦和阻擊打擊人侵的工具，英海軍本身很足以應付德國的侵犯，並沒有需要不任的危險。英德戰爭很明顯是一種長期的。在英方面，祇有等待德國到了精疲力盡的時候，趁勢攻擊，纔有獲得勝利的希望；現在即使獲得美國兵力上的援助，也很難有重大的收穫。這樣看來，美國似宜直接參加歐洲反侵略戰爭的必要，而參加了也不見得會立刻產生效力。祇要積極幫助英德，使之獲得大西洋上航運的安全，就可以使英德應付現有的真正嚴重的困難。

美國在歐洲方面幫助英德作戰，暫時既沒有多大價值，那末她在太平洋上作戰，又是怎樣？這却有以下的各點的長處。

第一，這比較是輕而易舉的事，收效也一定在大。暴日的實力，經過我國四年英勇抗戰之後，已經消耗了不少。它的空軍顯然比不上列強所維持的標準；而海軍的作戰能力，也是一個疑問。在我國抗戰之初，美國對於遠距離封鎖暴日的計劃，即已自認沒有把握，現在當更可以照付俗知。假使美國實施海軍封鎖暴日的策略，固可積極供給我國物資，以使暴日更深陷於亞洲大陸的泥淖之中，並利用其強大的空軍來轟炸暴日的本部，破壞它在我國南海的根據地；將來，暴日侵略尚未運，決難逃離。

第二，美國對日作戰也是積極援英的一法。在最近的將來，英國恐怕還要受到不利的打擊。這對於士氣和英帝國間的關係，難免發生影響。假使美國在太平洋上發起消滅侵略勢力的大舉，正足以鼓勵整個英帝國的士氣，粉碎軸心國分化英帝國陰謀。同時，遠東以及南太平洋的英國根據地，也可解除那因暴日企圖兩進而受威脅。現在英國感覺最大的困難，就是防區過大，實力分散。美國對日作戰以後，英國在遠東無後顧之憂，將能增強它在歐洲方面抵禦德國的力量。到了遠東問題得到解決，再合併對日作戰，實在是一個萬全的策略。

第三，暴日對於馬來亞和荷印等地，垂涎已久。但是那兒的天然原料，如錫和橡膠等，都是美國重要的進口物資，倘被暴日奪去，美國的國防工業就會受到影響。因之，暴日南進的野心，實於美國不利。如若美國對日作戰，不但可使暴日停止南進，或爲軸心國在遠東方面爲虎作倀，並且能確保自己工業所必需的原料。一舉數得，的確是值得幹的。

不過有人要說，美國實行對日作戰，難免減少援英的力量，正是軸心國所期望的。關於這點，實際上的影響一定很小；軸心國唯恐這事的實現，故特作過份的宣傳。目前英國所最急需的，就是飛機和小型軍艦，而美國對日作戰，祇要切斷後者的運轉路線，使它國內發生不安，美國海空軍一定能夠完成這種使命，並不怎樣妨礙援英。我們這樣說法，不是過分誇獎美國的實力，實在是因爲暴日這回紙糊老虎，遠遠不及義大利，不必加以重視。假使遲疑不決，等待暴日完成南侵的舉

備，那末，美國就要失掉主動的地位，應付起來比較吃力。還有人要問，美國用什麼名義，可以對日作戰？這更加簡單了。譬如九國公約，美國始終沒有放棄。美國當然可以要求日本遵守九國公約，維持中國領土的完整和門戶的開放。假使日本拒絕，美國就可以採取直接的行動。美國爲了維護門戶主義，曾經這樣對付過法國和

民族文學的建設及其理論

柳無忌

確定了民族文學的理論與性質，我們便可更進一步，從而論及它的創作內容。換句話說，倘使創造民族文學的客觀條件都已完備，那一類的文學是值得我們的提倡，我們的寫作？舊文學的藩籬既然如此狹小，我們應如何的擴大它，如何的解放它？立國在這大時代大新世界上，如何可以使文學的內容配合這時代及世界？有什麼現代的文學種類，爲我們的祖先所不曾寫作或未曾注意，而應在民族文學中佔一重要地位，需要我們去寫之發揚光大的？這裏就我現時所想到的，列舉如下：戰爭文學，建設文學，歷史文學，邊疆文學，海洋文學，航空文學及殖民文學。這裏除了戰爭及歷史在舊文學中已經佔有一角外，其他可說完全是空前的，既乏遠例，又無近證，實在都是屬於明日文學的範圍以內，須待未來的努力。

正如抗戰與建國已是一個名辭，因此戰爭文學與建設文學也可相提並論。戰爭文學在西洋非常發達，最古的希臘史詩「伊里亞特」就是一篇希臘人與屈洛哀人的戰詩，其中敘述兩軍對壘及兩個英雄比武的情節，以及戰場上的形形色色，可謂極盡描繪之能事。詩中充滿雄壯的號角聲調，足以引起激昂的情緒。此外如中世紀法國的「羅郎歌」，英雄的亞述王及其圓桌武士的故事，莎士比亞的歷史劇，無一不是偉大的民族精神的表現，在每時代都能引起國家的靈魂，奮起愛國的熱情。降至現代，由於上次歐戰的經驗，歐美的戰爭文學更添加了新的因素；這次的詩人不僅是戰爭的描寫者，而且是實地的體驗者，出入於槍林彈

雨，隱伏於壕溝丘林中的戰地工作。同時，戰地的擴大，戰備的改進，使後方也變成前方，造成一種新全面的戰局，因此使一般人更感覺到對於戰爭的密切關係。在此種情形之下，文學中也起了巨大的變化。作者既已有了親身的經歷，實際的感想，他們當然不把戰爭當作想像的產物而加以渲染，却很確切地把戰爭的一切照實描寫出來。於是戰爭的恐怖而具其於揭開了！這是近代戰爭文學的一大進步，而在中國尙是望塵莫及的。不過，在此次抗戰中，我們的作家有的即是戰士，而在戰士羣中亦將有新心的作家，他們所寫出來的作品一定會有新穎的貢獻，會在文學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這時候，我們可以說，新的戰爭文學已經奠定了它的基礎了。至於建設文學則更將成爲抗戰以後的重要著作，它負着促進建國工作的使命。在以前，文學多屬破壞性質，如革命文學之類。一切現狀往往不能令人滿意，文人更有一種不滿現狀的敏銳感，不惜發起反抗的旗幟，以攻擊腐敗的舊社會及舊制度。同時，破壞實在建設之母，把舊的推翻了，而後可有新的建設；有辛亥革命，而後有中華民國的肇始；有北伐成功，而後有國民政府的成立。文學欲於人生及社會有所感觸，當然也得先行鼓吹破壞，再從舊的灰燼內培植出新的生命來。不過無論如何，破壞與革命僅是一種臨時的手段，並非最後的目標，它們的功用是僅限於某個過渡期間。我們不能只從事破壞而不講究建設，正如我們不能捨本逐末。因此，在革命及抗戰結束而建國開始之時，文學也得從那破壞

兩，隱伏於壕溝丘林中的戰地工作。同時，戰地的擴大，戰備的改進，使後方也變成前方，造成一種新全面的戰局，因此使一般人更感覺到對於戰爭的密切關係。在此種情形之下，文學中也起了巨大的變化。作者既已有了親身的經歷，實際的感想，他們當然不把戰爭當作想像的產物而加以渲染，却很確切地把戰爭的一切照實描寫出來。於是戰爭的恐怖而具其於揭開了！這是近代戰爭文學的一大進步，而在中國尙是望塵莫及的。不過，在此次抗戰中，我們的作家有的即是戰士，而在戰士羣中亦將有新心的作家，他們所寫出來的作品一定會有新穎的貢獻，會在文學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這時候，我們可以說，新的戰爭文學已經奠定了它的基礎了。至於建設文學則更將成爲抗戰以後的重要著作，它負着促進建國工作的使命。在以前，文學多屬破壞性質，如革命文學之類。一切現狀往往不能令人滿意，文人更有一種不滿現狀的敏銳感，不惜發起反抗的旗幟，以攻擊腐敗的舊社會及舊制度。同時，破壞實在建設之母，把舊的推翻了，而後可有新的建設；有辛亥革命，而後有中華民國的肇始；有北伐成功，而後有國民政府的成立。文學欲於人生及社會有所感觸，當然也得先行鼓吹破壞，再從舊的灰燼內培植出新的生命來。不過無論如何，破壞與革命僅是一種臨時的手段，並非最後的目標，它們的功用是僅限於某個過渡期間。我們不能只從事破壞而不講究建設，正如我們不能捨本逐末。因此，在革命及抗戰結束而建國開始之時，文學也得從那破壞

的國到創造的途上，爲建國的偉業作些熱烈的宣傳。譬如國防工作的完成，新工業的興起，合作事業的創辦，農村的改善，水利及造林的進行，資源的開發，交通運輸的發展，都可以藉文學家的生動之筆描繪出來，給與讀者一種極大的鼓勵，其力量的宏大將有不可言喻者。建設給予文學以寫作題材，文學更從而推動建設的工作，這二者互爲因果，互相影響，因而造成建設文學，爲民族文學中重要的一個部門。

中國在史料搜集及史書的寫述方面，頗有特出的成績，不過歷史文學的發展尚未臻於理想的境地。一些歷朝的傳奇及演義，大都是粗糙簡陋之作，在故事的佈局及人物的描寫方面，都缺乏深刻的藝術，有時且荒唐不稽，沒有什麼文藝價值。以歷史爲背景的歌曲，雖頗有幾首名家的作品，但也過於悽哀綺麗，並無宏偉的氣魄，不足以表達民族精神。以此與西洋文學相比，我們不無相形見絀之感。在英國，歷史小說在司各脫的作品內開花結實，形成一種小說的主要派別，與盛於整個的十九世紀。除了人物及故事外，作者還能反映出歷史時代的精神，用巧妙的手法來描繪出當時的人民生活及社會背景，使讀者對這時代有個清晰的認識，且進而心嚮神往於歷史的回憶。在史詩及歷史劇二者，西洋文學尤有顯著的成功，差不多每一個西洋民族都有一首偉大的史詩，是該民族的文學結晶品，而戲劇更普遍地表現出歷史的事蹟，作爲近代人的借鏡。鑒諸歷代君王的成功或失敗，王朝的興旺或頹廢，我們可以學習得許多智慧，參證着國運的泰否及自然力推移，並恍悟着人生處世立業的大道理。同時戲劇的演出更能逼真地吸引觀衆的愛國情緒，使其油然而生，達到高度的緊張。因此，我們主張在未來的文學努力中，應有歷史小說及史詩的寫作，歷史劇的上演。小說我們已有前例，但尚須在各方面加以改善；史劇在抗戰期間已有應時出現者，實爲可喜，我們更盼望其最優質之同時進步；而長篇的史詩呢，則一個古老的有四千年文化的民族倘沒有遺留下來一首可讚的作品，這真是需要我後代人加倍努力的地方。或者，在一個偉大的新中國建設時期，會有詩人能接受這靈感及興奮，來歌詠出我們這偉大的輝煌燦爛的史蹟吧！

海洋文學與航空文學同是兩個新鮮動聽的名辭。前者是一位博學的朋友首先提出，他將來會寫專文來討論；而報上空軍劇本的徵求使我聯想到後者。英國人是航海的民族，他們的祖先盎格魯薩克遜種族及諾曼種族，在最古時期都是從事冒險劫掠的海盜，大海是他們的家鄉，船是他們的房屋，船行是他們的生活。這些野蠻的民族後來接受了文明的洗禮，產生出光榮的文學來，但是對於海洋的嗜好却仍然遺留在他們的血液內，也表現在文學的作品中。所以英倫三島的詩歌小說最富於海洋的風味，最能述出海洋的生活及樂趣。同時，這種愛好航海的精影影響着英國整個的國運，使她成爲海上霸王，她的船隻遍佈於全球，她的商業繁榮在航程所能達到的每一個城市內。雖然英文小說中最早有名的一個作家並不是英國的產兒，但是康拉特水上生活的起點與他的改入英籍及用英文來寫作，並非偶然的事；實在是英國人的一種傳統的航海精神誘引了康拉特，使他毅然地拋棄了一切而加入英文作家的集團，爲英國文學有所貢獻。海洋是一個美滿的靈感的泉源，饒有文學的興味，是大自然的自由美屬的一部份。它給我們活潑寬曠的感覺，可以洗滌塵世的污垢，奮發純潔的品性，象徵澎湃的熱情。我們不再如古人一樣望洋興嘆，因爲我們知道浩瀚無垠的海水不足以阻止人類的行動，實際上人類亦已征服了海洋，衝着波濤前進的萬噸巨輪把旅客從大洋的彼岸帶到此岸，更有水艇能潛入海底，窺探水晶宮的秘密。我們沿海一帶的漁夫及居民亦會長期過着海上的生活，但是他們的能力有限，活動的範圍太偏狹，而且他們大多與文學未嘗結下因緣，所以在中國文學上，關於海洋的作品是鳳毛麟角，從未引起過一般人的注意。四海之內，固然皆是兄弟，可是四海之外又是如何，則是在往昔閉關自守的祖先所未曾想像及可。我國的海外貿易並不發達，在國防的設想中我們海上的實力更形渺小，以致海岸常被敵人蹂躪，大陸的門戶洞開。一方面這固然是由於我們民族性的積弱因循，不知奮發，而實質則沒有一種有力的海洋文學以喚起人民對於海洋的興趣，提倡航海的精魂，亦是一個強大的原因。已往的不必追尋，但是未來新中國興盛的時候，我們必需有大量的海洋文學以爲海洋政策的精神後盾。況且

海洋與文學的材料又是那樣豐富，在這塊文學的處女地上，我們的新文學作者一定要好好，勤懇地耕種着。

航空事業開始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航空文學這一名詞在西洋固前所未聞，而關於航空的作品，除了一些報紙的記述外，恐怕亦是不見經傳的。但我們能想像到，由於航空發明的猛躍飛進，由於航空工具與人類關係之趨趨密切，將來航空的描寫一定會進入文學內，給與新的刺激動力，造成一種近代的作品與風格。二十世紀是機械的時代，在美國已有機械文學的出現，甚至詩歌與戲劇內，機械亦已成了寫作的題材，詩人且有以機械器而為詩的節奏。在各種機械運輸的交通工具中，輪船在海洋文學中已屢見不鮮，他如汽車火車的描述，在近代文學中亦曾放射異彩，惟有飛機尚未成作家引用在文學作品內。但是我敢說，飛機出現於文學的時期並不在遠，航空文學的創作僅是時間問題。人類振翼凌空向幻想，終於因飛機的發明而實現了。這多麼擴大了人們想像的領域，使我們親視空間的阻隔，明瞭時間的遲緩，往昔十里之距離，十日的艱難旅程，現在只是幾個鐘頭的容易安適的飛行。輪船征服了重洋大海，飛機征服了蔚藍而渺茫的天空，駕在層雲之上，與日月為伍。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今日我人乘飛機視泰山而小之，那不是更愧煞古人了嗎？這種對於空間與時間的新觀念，一定會在人類思想上起着革命的作用，為文學開闢一條嶄新的途徑。航空文學在中國，更有一個特殊的意義，因為航空文學可以促進空防。在今日我們正從事於生死鬥爭的抗戰時候，由於敵機之濫轟轟炸，一般人對於空防的重要，空軍建設的亟需，都有深刻的認識。但是我們仍應有航空學文以為精神的鼓勵，永久的宣傳，舉凡空軍戰士的英勇，飛行的壯舉，敵人濫炸的殘忍，事實的或想像的故事，都可收集在文學的作品內，更普遍的深印在讀者的腦筋中。

邊疆文學與殖民文學有同一意義。殖民文學亦可稱為華僑文學。邊疆問題早引起人們的注意，有專門的文章討論，專門的刊物問世；中央海外部的設立，更表示本國與僑胞的連繫已成為政府政策的一部份。關於邊疆的邊疆的描寫，有如關於太空與海洋的描寫，能刺激人們的想

像力；邊疆的情形更可給與讀者無窮的憧憬，那裏居住着尚未脫離原始文化的民族，過着光怪陸離的生活，遵守着古奇的風俗習慣。在邊疆盡失神州淪陷的中國，我們應亡羊補牢，急起直追，研究邊疆問題，以求一種深刻的瞭解與認識，為將來收復失土的準備工作。但是人們往往是健忘的，惰性的，需要不時的精神上的推動，這所以邊疆文學在建設時期有其特殊的貢獻，因為它可以行邊疆事業作一番興奮的宣傳，把邊疆的生活動態編入藝術的作品中。抗戰後沿海島市人民相率退入西南西北的腹地，與各島的原始民族容易有接觸的機會，這雖是寫作邊疆文學的一個大好時期。同時抗戰亦加強了政府與僑胞的密切關係，在建設時期當因資金困難與經濟的豐富更將居於同等地位。但是他們的財富與經驗並不是隨便得來的，他們從白手起家以至事業的成功，這中間不知經過了多少的磨難與挫折，消耗了多少的血汗與勞力。居住在異鄉異域，由於種族的歧視，他們的奮鬥倍加艱辛，他們的成就也倍加可貴。這種珍貴的人生經驗不可讓它湮沒無聞，它值得表彰，值得遺留在中華民族的奮鬥史上，也值得文學家用生動的筆墨來描繪成藝術的作品。所以我們提倡殖民文學。所謂殖民文學者，並不是模倣帝國主義者殖民政策之意，而只是指中華民族在異國僑居的情形，其中一定不乏可歌可泣的事情，可以作成文章，供後人的羨慕與懷憶。

當然，民族文學包括一切文學，不過上面我們所提到的幾種文學，大多未為前代的或今日的作家所注意，而同時它們的性質內容與其對於國家的貢獻，又都非尋常重大，所以我們特別在民族文學建設的前期，加以簡短的論列，並闡明其理論，俾能對於我們未來的文學勢力的途徑，指示出一個切實的方向來，然後青年的文學作家便可不致誤入歧途，或茫然不知所從。文學的發展是自然的與時代的趨勢，但如國家能有一個有計劃的文化政策，亦可有助於民族文學的興起，而這篇文字就是為這一種政策在文學方面擬定一個起端。我個人相信，今日已達到了民族文學的初期，當他日抗戰與建國完成的時候，倘使民族文學能依照着它的命定的前途進展，它一定會蓬勃繁榮，在中國的文學史上造成一個黃金的時代，或者，這個日子已不太遙遠了。

下議院辯論實錄

任美鐸

The Penguin Hand, Vol. I From Chamberlain to Churchill

倫敦 Penguin 書店出版

一九四〇年

定價六便士

一九四零年五月十三日英首相張伯倫下野，
 邱吉爾繼任組閣，無疑地是此次歐戰中最重要
 的事蹟，對於未來世界史和人類文化也都有其
 深切的影響。本書所紀辯論，自一九三九年八
 月二十日歐戰前多起，至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三
 日邱吉爾內閣正式成立止。雖因篇幅關係，各
 議員演說多已經過刪節，但皆保留原文，並未
 修改一字，故能顯示當時英國輿論的本來面目，
 為歐戰初期的寶貴史料之一。從這寶貴裏面，
 我們可以追溯到當時英國以為的動盪情形，並且
 明瞭張伯倫所以下台的真正原因。同時，從這
 辯論辭詞原文，我們也可窺見英國議會政治的真
 諦，以及民主制度之特殊精神。

張伯倫內閣在英國已有很久的歷史，但至戰
 事爆發以後，不上一年的時間，被推翻。緣其原因，
 可以說在戰時問題與平時的大不相同，因此在
 平時有效的政治機構，勝在愉快的政治家們，到
 了戰時或會窮於應付。伯明翰議員阿穆雷說：
 在和平時代，民治政府之為政須經長期討論，多
 次會議，以期取得一致意見。當時既無必須立
 即實行的要政，所以遇事都可稍延時日，從長計

議，總求適就環境，以得各方同意。但至戰時
 則上述政策絕對不行，一切措置必須事先預定計
 劃，同時又須一心一意，把計劃迅速付諸實行。
 勞合喬治在其『歐戰回憶錄』中說：在和平時
 代，一國領袖只須具有勇氣智慧和判斷，遇事鎮
 靜，按步或緩地慢慢做去，即可以保國家大政處
 理得有條不紊。但戰時領袖則除上述條件外，
 更須具有遠大的眼光和豐富的思想力，以撥一切
 施政計劃，尤須具備充分的活力來迅速推動全
 國各種機構，並能當機立斷，採取迅速有效可行
 的行動。總之，平時所施政策是在平穩，戰時的
 施政要點則在迅速；故在平時尚可猶豫考慮，而
 至戰時則必須決斷與毅力。在上次歐戰之時，
 愛爾蘭內閣因缺乏決斷和毅力，致被勞合喬治
 等所推翻，這次張伯倫內閣犯着同樣的毛病，所
 以遭着同樣的命運。

一九四〇年三月芬蘭戰爭結束之時，下議院
 長已對張伯倫多所責難，說他沒有先見，又無決
 斷，既不能先發制人，又不克及時補救。在三
 月十九日，工黨領袖阿特利已謂以政府在戰爭中不
 應仍只採取消極政策，而須推行積極步驟。倍

立更責政府不能當機立斷，採取及時的行動。
 他說：英法猶豫不決，而敵人則迅速行動，芬蘭
 之失，實由於此。當時各方議員多以為政府此
 後行政，必須更有確切計劃，迅速決斷，加緊措
 動，但張伯倫則不以為然，並且說，假如上述主
 張推行過分，國事或將更不堪問。因此，許多
 人對他更表不滿。四月十一日挪威事起，政府
 各部負責人員亦受各方攻擊。辛克萊說各部要
 人除邱吉爾外，幾乎全不認識，大學區議員賴思
 本則謂張伯倫挑選閣僚，未詎一乘六公，延擱黨
 內幹才，使博里比，若干有進力有才識的人士，
 因曾坦口批評政府，而致被擯。後英軍在挪威
 撤退，政府更受各方責難，莫理遜以為政府中若
 干部長而整個行動和情緒，完全錯亂，不合戰時
 需要。又說，就過去的戰略和施以成績看來，
 政府與不缺乏勇氣，想設法先見；作戰必須自
 動，而不應為被動的。克利浦則以為政府領
 袖太猶豫，沒有決斷，不足以領導人民。於是
 反對黨（工黨）於五月八日提出不信任案。表
 決結果，贊助政府者雖然佔多數，但形勢異常
 嚴重，張伯倫方不得不讓邱吉爾來出任首相。

民主政治的興衰為人和事可嚴格區分。在
 國會中，一切反對或贊助都是對事而不對人，換
 言之，即反對或贊助人所說的事，而不反對或
 贊助某一個人，這早已是議會政治的天經地義。
 五月八日，當工黨提出不信任案之時，張伯倫起
 立發言，請求他的朋友在表決時予以支持，這話
 後來大受各方的批評和指摘，認為是他向重大失
 戀。即保守黨議員特夫古柏也說，他對首相此

言，表示深切遺憾；且因戰時情況的迫切和時局的嚴重，就事論事，爲良心所驅使，不得不毅然決然地對政府一反對票。

五月十三日，邱吉內閣正式成立。他就任首相後，在國會中第一次演說，簡短而有力，充分表示着他的強毅的個性 and 雄偉的氣魄。他說：「我沒有甚麼可以貢獻給國家，只有血淚和

汗」，又說：「我們作戰的目的是什麼？一言以蔽之，即在取得勝利，不顧一切犧牲，不顧一切痛苦。雖然達到勝利目的的道路或許是漫長途，滿佈荆棘，但我們仍當全力以赴，義無反顧。」在他這樣有力的領導之下，英艦總有一天會達到那最後勝利底目的！

最後，我們對於英國的議會政治，雖已聞之甚久，但普通人士很少能夠讀到國會辯論紀錄。本書目的在使國會辯論紀錄，流傳民間，故定在甚廉，並且易於購得。在我國艱苦抗戰的長途之中，本書言論後可給予我們以不少的反省和啓示，實是一本大家應該一讀的書。

閒話倫敦之二——談同情心 介子

留學生回國以後，照例都要談談外國的軍國大事，外交路線，或者科學玄學，唯心唯物，乃至什麼「觀」什麼「論」等大道理，因為這樣一來，不僅可以「登龍」，而且簡直可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但其我獨不然。我在外國雖也在學這些道理，可是我卻「不安於室」，常常跑到外邊去窺探人家的狗頭巷尾，因此，現在雖想向着大道揮揮手，而又深深的感覺到「談何容易」！其實，我既不是歌性新聞的記者，又不是「小說家著流」，只是爲了好好奇心所驅使，喜歡打聽一些「街談巷語」，道聽塗說罷了。古人說「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我大約就是「不賢者」！不過我總覺得：「雖小道，必有可觀者」。例如我在倫敦市上，曾經兩次看見汽車相撞，一次是甲汽車撞倒乙汽車；另一次是大汽車撞倒小汽車。這兩件事本極尋常，似乎用不着大驚小怪，我們在國內豈不是天天可以見到的嗎？但是我所注意

到而區別，不在撞車本身，而在撞了以後。在中國，兩車相撞以後，立刻就有許多人趕來看熱鬧，一撥一撥的人羣把出事地點圍得水泄不通，可是沒有一個人肯用動手；倘若被撞翻的是輛洋車，而乘客又是一個摩登女郎，尤其是當她兩脚朝天的時候，看的人更格外興奮，不約而同的哈哈大笑。倫敦市上的撞車情形，據我所見，與此完全不同。過路的不管是王公大人，或販夫走卒，一見兩車相撞，便都當仁不讓，攔路而前，抬車的抬車，扶傷的扶傷，霎時間交通就恢復了原狀，絕無人喧笑，更無人鼓掌。

又例如我有一次到樓茨芬斯去看海軍演習，親眼看見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失足落水，就是在這落水的一剎那間，便有四五個看客一齊跳下水去把那孩子救起。這件事似比撞車還更平凡，但亦引起了我的注意，因為我在國內某地，曾經見過一次翻船，幾個載着沉重的落水之人雖皆哀聲呼救，而在岸上和其他船上旁觀的人，却都袖手

不動，睜眼望着一個一個的順流而下，直到鬼門關去報到。在四川境內，「救死不救任」，聽說還是一句水手的格言！

這些小事可以說足徵末不是如矣，但有時竟會使人吃驚。有一次，我和一個中國同學到倫敦尼教授家裏去吃茶，隨便談到中國問題，他說：「當我代表國聯在中國考察教育的時候，有一次在南京某地，看見一個推車的苦力要過一個小山坡，因為坡高坡陡，他雖掙扎得滿頭是汗，依然不能推上山坡，旁邊站着兩個西裝少年，不但不能推上山坡，旁邊站着兩個西裝少年，不但不能加援手，反而幸災樂禍，當時我看了那種漠不關心的態度，不由得勃然大怒，立刻跳下汽車，助那苦力以一臂之力」。他說到那裏，忽然用一種責備的口氣問我們道：「你們中國人爲什麼這種的缺乏同情心呢？」在當時，我們是僅面紅耳赤，沒有話說，因爲這話不便承認，而又不易否認。誰能說吧？我們似更缺乏邏輯的訓練！其實，陶尼教授不過到過中國，沒有瞭解中國。他不曉得我們既有「有大人之事」，亦有「有小人之事」。二千年前的董仲舒就已明白解釋：「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青

既「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乎？講到「同情心」，我們未嘗沒有，孟子曰：「人皆有惻隱之心」。差別僅在表現方式。譬如我們「乍 猶一將人於井」，接連一聲，而更「非有仁焉」，這就容易看出中西文化上之區別。西洋人——英法紳士在內——一定是馬上脫去了大衣，掙扎了衫袖，照樣的「撲通」一聲，跳下井去。中國人可就不然。除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的「子路式」以外，別人只能頓頓脚說：「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頂多再到井邊上繞一圈子，然後望望井去之。好在孔孟二聖，都不主張我們過於魯莽或裂，所以我們的同情心之表現，也就可以適可而止。「知命者不立於履薄之下」，況下水乎？若像子路那樣，熱心過度，一味任性奔放，豈不流於粗獷？孔子雖然有涵養，不輕責人，但對子路那樣冒失，即不能得容忍，所以一再罵他「無勇取材」，「吾不取也」，甚至於說「野哉由也」！西洋人就太野。

可是正因為我們是爐火純青，野氣絕無，所以感情也就慢慢的冷卻，甚至全無，像「王戎與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懼之色」，這種怪例在西洋人中就難於找出。感情之由不熱烈而變為微溫，而冰冷，最後至於殘酷，似乎是很自然的一種演化。我不承認中國人比西洋人更冷酷或更殘忍，因為我們是一個開化最早的禮義之邦——這一點誰敢否認？但是，真奇怪，西洋歷史上雖也充滿饑荒和戰爭，然而頂多只到「野有餓殍」為止，我們的歷史上則多一個花樣，就

是「吃人」。二十四史中的吃人記載，多至不可勝數。每一次水旱天災之後，必繼之以「人相食」；或者大軍遠征，糧精不繼，亦便掠人而食，所以常常弄到「人相啖其肉，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甚至於把一個花花世界吃成「千里無烟」的荒涼景象。但若因此而說中國人比西洋人殘酷，我將依然反對，因為這是饑饉荐臻，無可奈何的事。「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與其同歸於盡，何如以人之肉充我之飢？余豈好食人哉，余不得已也！謂余不信，請看下面的一條記載：「時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餉妻子」。可見食人也不從妻子吃起，還其合乎「親親」之義。但是也有專門喜歡食人的人，例如三國時代的「噉人賊」，便是一例。噉人而既稱賊，那就不足為訓，可以置之不論。可佩的是魏志所載王忠竟以中郎將的資格來食人，食完以後，還將「偶體繫着馬鞍，以為歡笑」。其後隨着時代的演變，吃人的藝術也有進步，據我所知道者，其法有二：（一）石季龍法：「裝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裝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二）朱粲法：

「取嬰兒蒸而噉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即勒所部，有婦人小兒者皆烹之，分給軍士」。此公專食婦孺，烹法不一，除前述清蒸嬰兒外，或「驅大小，仰一大銅鑊，可二百石，烹人肉以饑賊」。其辨味亦極精，嘗嘗故時常待段醴之間，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釀豬肉」！（三）王勣法：「專以樹割奴婢為樂」。他是擇精而食的，並不濫吃全部，猶之乎我們現在指定要「里脊」或「排骨」一樣。最奇怪的是「長壽寺僧廣惠，常與繼勳共吃人肉」！

英文字典上也有Cannibal一字，大概必有所指，只是「春秋為賢者諱」，這一類尚史實或許已被後來的史家所抹去了。我曾不惜冒着大雪去到「倫敦塔」搜尋過，但只找到了斷頭台，斷頭斧，以及許多名人被殺的遺跡而已，絕對沒有發現吃人的證據。我所以要到那地方去，並非毫無理由，因為我在幼時曾看過一次街頭，殺土匪，雖因人力不逮，沒有擄到「排骨」，但是雙臂已舉到了；且在人們一陣驚呼之後，就看見劍子手提着一湖血淋淋的「炒心肝」，並非羨慕，曾經眼在他的後面去看。從他那種洋洋得意地自飲自嚼的神氣，可以想見那盤「炒心肝」是一定非常鮮美的！我因為有這樣或見，所以總疑心到英國的劍子手也不會例外，一直等到後來我在倫敦人館中見到瑪麗女王行刑的雕像，方纔得到一個反證：瑪麗女王以黑布包頭，斷頭台前，劍子手執利斧，眼蒙黑紗，臉上現出一付苦相，旁邊站着一個牧師，更是滿面愁容地在為她祈禱。這與我在幼時所見的殺人景象完全兩樣，而且那個劍子手也不像有吃他的心肝的準備，於是我的搜尋計劃也就從此放棄了。

有人說，西洋的吃人事件不多見，也許是與基督教有關；我說，也許。不過基督教初到中

國時，也被我們疑心過是一個吃人的團體。例如...

大學生的副業

通訊

們在：在以前，許多人羨慕着...

然而環境的艱苦與日俱增，如今僅靠教育部的...

他們爲了充實自己的知能，準備負未來建...

比較盛行的副業，至少有下列幾種：在某某...

中或兼授小學的功課，至朋友送別地方帶幾種...

常囑咐我，見了洋鬼子務必躲遠些。這種傳...

物品來轉賣，做文章用報紙雜誌亂投十分之七還...

因爲窮少份多，從事副業的人實佔少數，所...

在學校裏，下級職員和校工的數目實在不算...

耳聽着校醫一次一次忠告，然而無可奈何！

現在的不幸學生還是養尊處優，輕視勞作？

「確無其事」，一場風波，始告平息；事見清史...

枯坐

葉元龍

枯坐榕陰下 疏慵日念空 古今流水意 朝暮落花風 豆熟供來客 青蓮怨去鴻 一花耽敘授 豪氣謝陳公

春節感懷

鄭曉滄

采貯春鋒亂 聲喧臘鼓填 歸人務改歲 稚子樂新年 遙杳昏昏夜 飛花漠漠天 正愁鴉泥土 風雪度江邊

渝州鄉行

陳泮霖

獨步山城外 西來第一遊 靈巖嗟鳥道 灘險備歸舟 山草隨年綠 長江日夜流 王孫賴寄語 搖落在東頭

山洞

周仁濟

雲霧不見日 四五盤可危 車從高地起 人向凸天飛 古樹攔紅葉 遠鐘宜翠微 白雲一雨點 意與南山違

海波瀟瀟，五月七日